

池田大作

新
人間革命

新
人間革命

池田大作

新
人
間
革
命

I313.45
C805

第二十六卷



內頁插圖：內田健一郎

封面繪圖：蘇東天

Original copyrights by Daisaku Iked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oka Gakkai, 2010

Chinese orthodox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osmos Books Ltd., 2010

書名：新・人間革命（第二十卷）

著者：池田大作

譯權：創價學會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25283671 傳真：2865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一樓（門市部）

電話：28650708 傳真：2861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翠街40號富誠工業大廈B座24樓B4室

電話：2561 6148 傳真：2565 7699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版次：二〇一〇年一月香港第一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8-219-150-1

目錄

友誼之道

1

橋樑

103

信義的紐帶

205

友誼之道



光是等待，新時代的大門是不會敞開的。要自己果斷行動，勇敢地打開大門。

山本伸一開始踏步邁向未來。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

上午十點半，以山本伸一為團長的創價學會第一次訪華團乘火車從英國殖民地香港（當時）的九龍出發，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

大約一個小時抵達香港的最後一個車站羅湖，在這裏辦好了通關手續。

從羅湖站步行百餘米，進入中國的深圳站。

一九七二年日中實現邦交正常化，但還沒有從日本直飛中國的航班，去北京只好途經香港。

訪問團成員有團長伸一的妻子峯子、副團長山道尚彌副會長、秘書長田原薰學生部長、吉川美香子女子部長，以及翻譯、聖教新聞記者、攝影師等十一人。

到了羅湖，從九龍出發時在下的雨停了，天空籠罩着薄雲。

有些前輩把自己的人生貢獻給架設日中交流的大橋。走在通向深圳站的路上，伸一想起和這些前輩的談話。

締結「LT貿易協定」、打開日中交流窗口的高碕達之助一九六三年九月對伸一說：

「我的人生時間有限，無論如何需要新的力量，希望你能充當日中友好的力量！」

高碕當時七十八歲，這是他逝世前五個月的談話。

一九七〇年三月，畢生致力改善日中關係的八十七歲的松村謙三熱情地對伸一說：「你應該去中國，不，希望你這樣的人去。」

伸一把這些前輩的話當作遺訓。

而且把架設日中友好的「金橋」定作自己的使命。

他步履有力，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圳站。

戶田城聖在一九五六年初吟詠的和歌，在伸一的胸中朗朗震響。

民望雲開見明月

我送太陽照亞洲

伸一拜讀這首和歌時深切感受到恩師那顆希望亞洲民眾獲得和平與幸福的火熱的心。這是上戶田大學的課時也經常聽到戶田的真心流露。

從此他開始認真、具體地思考，作為弟子應該為東方大國中國的幸福做些甚麼。

經過深思熟慮，他下定決心，必須和中國締結友誼，開闢出確實的交流道路。

大願不可能靠一代就達成。弟子要繼承師心，使之實現。弟子和使命、師弟的大願成就即在於此。

伸一等待時機。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公明黨成立之際，他這樣提議：

「在制定外交政策上，要致力於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與中國的邦交，這是我作為創黨人的唯一願望。」

四年後的一九六八年九月，伸一在第十一屆學生部總會上談及日中問題，發表了歷史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這一劃時代倡言的要點是：

日本正式承認中國，使邦交正常化；

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推進日本與中國在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

當時中國正處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之中，國際輿論對中國大加撻伐。

在這種形勢下提議與中國邦交正常化、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是必須準備遭受猛烈攻擊的。

「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這是文豪魯迅的洞見。

伸一認為，在實現世界和平上掌握關鍵的是今後中國的走向。

因為亞洲局勢是世界不安定的因素，而根本原因在於貧困，以及自由圈與共產圈的隔絕、互不信任與對立。

日本率先與中國締結友好關係，一定會緩和亞洲區內的東西對立。

他還堅信這最終將達至消弭東西對立，於是發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伸一的倡言經《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等報紙廣泛報道，並傳到中國。各方對倡言的迴響非常大。

日本的中國文學家竹內好驚呼在恢復邦交運動上「看見一縷陽光」。〈《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號〉

推進日中友好的政治家松村謙三說「得到了百萬支持者」。

但另一方面，伸一也遭到狂風暴雨般的非難。

騷擾電話、威脅信件、右派的街頭宣傳車不停地前來攻擊。還有人質問，為何宗教人士要繫上紅領帶。

外務省高官也表明了強烈的不滿。

然而，伸一絕不害怕。沒有豁出生命的覺悟就不能為和平掀起真正的戰鬥。

他豈止不害怕，反而氣貫長虹，為改善日中關係接連射出言論的第二箭、第三箭。

這正是戶田所薰陶的獅子魂。

為了進一步深化學生部總會上的倡言，他在當年十二月號《亞洲》學術月刊上發表了論文，題為〈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倡言〉。

翌年六月，在連載於《聖教新聞》的小說《人間革命》中他又寫到，為了把日中邦交正常化進一步推進，要排除萬難地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

這有如翻滾的波浪可以琢磨岩石，不間斷的鬥爭可以打破被視為「不可能」的障礙。

中國的周恩來總理一直注視着伸一呼籲改善日中關係的主張與行動，注視着創價學會。

創價學會組織民眾、聯合民眾，把希望之光送給陷入絕望和萎靡不振的人們，使他們蘇生。進而向每個人灌輸生命哲學與人的使命，把民眾培養成為社會建設的主體。

不開墾民眾這塊大地，就不能讓和平與繁榮的百花盛開。學會的強大正在於深深地扎根於民眾之中。

而且，民眾的力量正形成日本新的潮流。

周總理注意到開展這一運動的學會和年輕領袖山本伸一，也許是最自然不過的。

他早就強烈關注伸一和創價學會，指示有關人員進行調查研究，打通與學會交流的管道。

總理還委託訪華的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傳話：「將來務請山本會長訪問中國，我們誠意邀請。」

一九六六年五月，有吉佐和子到學會本部轉達了周總理的話。

一九七〇年三月，在日中之間發揮管道作用的松村謙三也在會談時敦促伸一訪華，要把他介紹給周總理。

伸一完全理解松村的心情，並為之高興，但覺得訪華的時機尚早，婉拒了他的好意。

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之中，不遺餘力地否定宗教。

伸一認為，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以宗教人士的身份訪華，可能給松村和發邀請的中國有關人員帶來麻煩。

而且，邦交正常化基本是政治上的問題，只有站在前台的政治家才能有效地推動。

伸一向松村申述了自己的想法，並告訴他，去中國的不應該是宗教界的自己，而是公明黨。

松村和伸一會談後就訪問北京，向周恩來總理詳細轉達了伸一的意向。

周總理託松村傳話：「山本會長甚麼時候來都熱烈歡迎。」

公明黨在翌年一九七一年的六月訪華。

周總理接見了公明黨訪華團，首先誠摯地說：「請向山本會長轉達我的問候。」

這次訪華，公明黨和中日友好協會代表團就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條件發表了共同聲明。

聲明一共有五項，如「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公明黨贊同伸一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以這一思維為基礎制定的政策成為共同聲明的

主要內容。

伸一感受到周總理的信義。

共同聲明被稱作「復交五原則」，成為後來政府間談判的路標。

時代的齒輪開始朝着伸一提倡的「日中邦交正常化」轉動。

中國革命家孫中山曾指出，辦大事首先要胸懷大志，要大膽和有決心。

有遠大的志向，有勇氣，起而行動，創造歷史的大事業就揭幕了。

兩個星期後的七月中旬，美國尼克松總統發表了翌年五月之前訪華的計劃。美國在冷戰結構中一直敵視中國的亞洲政策大大轉變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邀請參加聯合國。

翌年二月，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美中越過日本建交了。日本險些趕不上世界歷史的巨變。有識之士這時更切實認識到伸一佈局的高瞻遠矚。

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田中角榮內閣成立。

公明黨在該年五月和七月向中國派遣了代表團。田中內閣成立後，公明黨的訪華在邦交正常化上充當了政府的管道，和周總理深入商討恢復邦交的問題。

對於日本政府來說，最大的難題是日本對中國造成戰爭損害的賠償。

在對日戰爭中，中國方面死傷三千五百萬人，直接與間接的經濟損失總計六千億美元（依據一九九五年中國政府發表的數字）。但周總理在與公明黨會談時明言放棄賠償要求。

——過去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向日本支付巨額賠款。為此，中國人民被徵收重稅，飽受生靈塗炭之苦。戰爭是一部份軍國主義者的責任，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犧牲品，不能讓他們吃這個苦。

這就是周總理的想法。

要是本國人民慘遭折磨，存心報復可以說是人之常情。然而，周總理卻因此而不讓日本人民吃苦頭。

這使日本如釋重負，真的不知挽救了日本多少人。伸一想到此，認為怎麼感謝也感謝不了。

日本永遠不可以忘記這一恩義。

「忘恩是傲慢的產物，是世上所知的最大罪孽之一。」這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話。

戰爭責任在一部份軍國主義者，即戰爭領導人，民眾是犧牲品，基於這一觀點，中國放棄了賠償要求，以這一認識為基礎，架起了兩國友好的橋樑，這也絕對不可以忘記。

和公明黨會談的最後階段，周總理歸納了交談的事項，宣讀出來，這也可說是中方關於邦交正常化日中共同聲明的草案內容。

公明黨訪華團拚命紀錄，歸國後給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轉達。

日中邦交正常化準備就緒。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以田中角榮首相為首的日本政府代表團訪華。

九月二十九日，舉行了邦交正常化日中共同聲明的簽字儀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二十三年，日中終於建交。

中日友好協會、新華社的有關人士斷言，公明黨之所以能充當管道，是因為有一九六八年九月山本伸一發表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周總理高度評價這倡言，對伸一創建的公明黨寄予巨大的信賴。

倡言發表四年後，伸一盼望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終於實現了。與具有悠久交流史的、一衣帶水的中國重新架起友好的橋樑。

有勇氣的發言必能改變歷史。因此要無所畏懼，講真實，講正義，講信念。

伸一看着電視報道，立誓把總算架起來的日中邦交之橋變成寬闊牢固的「金橋」。

邦交正常化後，伸一多次獲邀訪華。

他也想早日訪問中國。可是，正本堂落成慶典、和湯恩比博士對談等使他忙得不可開交，無法確定訪問日程。

到了一九七三年年底，伸一接受中日友好協會的邀請，表達了訪華的意願。

一九七四年三月，駐日中國大使館正式傳達了回覆，歡迎伸一訪華。

此後急忙進行準備，但是訪問中國的日程遲遲未接到通知。

五月二十四日，終於收到中日友好協會發來的邀請電報，上面寫明了出發日期、訪問地點等詳細日程。

五月二十九日晨，山本伸一一行從羽田的東京國際機場啟程。

在機場，伸一向駐日中國大使館、新華社、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等前來送行的人士表示感謝。

「此次應中日友好協會的邀請訪問中國，大約兩個星期。

政治、經濟層面的交流往往以力量邏輯及利害優先，有時也會產生隔閡。

我決心把兩國間的文化交流擺在第一位，並且從民間層面來促進人與人的真正友好，奠定永久而牢固的和平基礎。

教育是創造新文化的源泉，尤其是立足於這一認識，能考察新中國的教育情況，交換意見，我感到很高興。

訪華團的成員多數是青年人，這是因為希望與肩負新時代的中國青年和學生積極交流。

通過交流，進一步加深兩國青年的相互了解，使信賴與友情的紐帶牢不可破。」

伸一認為，邦交的重點不是物質往來，而是人與人的交流。

他進而堅信，青年之間的交流能夠打通千秋萬代的友誼之路。

為青年開闢道路，這條道路通向遙遠的未來——這就是伸一的信念。

伸一行於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兩點多（當地時間）抵達香港，住了一個晚上，三十日早晨在雨中搭乘九廣鐵路，從九龍出發。

香港會員代表也同行，大家在歡聲笑語中開始了旅程。途中看見了伸一在一月訪問過的香港中文大學校舍。鬱鬱葱葱之中，鳳凰木盛開的紅花鮮豔奪目。

會員只能陪同到羅湖站前面的上水站，在這裏告別。

從羅湖站走向深圳站，伸一對妻子峯子說：

「松村謙三先生四年前訪華，也是坐輪椅走過這條路吧，他已經是八十七歲高齡……松村先生把我的想法全告訴了周總理，所以總理對公明黨也格外重視，真是值得感謝。」

我認為松村先生把開闢日中友好之路的接力棒交给了我。絕不能辜負先生的厚意，我也要捨命架構起信義與友情的橋樑。」

峯子含笑點頭。

伸一仰望天空，說：

「戶田先生也一定為這次訪華而高興。先生是始終希望亞洲和平、民眾幸福的……」
「是啊，我眼前浮現了戶田先生微笑的面容。」

伸一和峯子滿面笑容地交談，但隨後的團員都一臉黯然，默不作聲。由於初次訪問共產主義的中國，大家都非常緊張。

這也許不無道理。中國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學者、文化人被逼戴上高帽遊街和自我批判，日本淨報道這些事。

因此，大家的腦海裏印上了中國很可怕的形象。

伸一笑着对大家說：

「臉上不可以高興點嗎？我們不是去見新朋友嗎？哪個國家的人也同樣是人，只要誠摯、如實地接觸就行了。交談就必定能心心相通，彼此了解。」

英國作家威爾斯說：「我們的真正國籍是人類」，這與戶田城聖提倡的「地球民族主義」如出一轍。

人人都是同胞，能互相理解，這一信念和包容萬眾的笑容就是人本主義的證明。

羅湖與深圳之間有一條小河相隔，是中國和英國殖民地香港的邊界。河上架了一座好像飛機庫的鐵橋，過了橋，那裏有身穿草綠色軍裝的人民解放軍。

他們給解放軍看護照。

伸一終於踏出了走向中國深圳的第一步。時針指向上午十一時五十分。

「您好！」